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歐孫合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3958B

# 歐孫集選序

余自罷譯著後。摯友張菊生。高夢旦。及年家子李拔可。咸以書寓余。請錯編各家文集。每編加以評語。余固悉心於韓柳歐三家者。其餘諸家。略一寓目即已。茲復檢得歐陽行周。及孫可之。二家。行周短折。文既不多。而可之文亦僅二十五篇。汪師韓則謂十篇爲真。餘十五篇均後人僞撰。余謂可之集中文。皆近努強而傷氣。二十五篇。咸屬一致。余雖不盡錄。似非有人竄入。而行周則有意剗彫。有時喫力處。至於不可句讀。蓋才氣卓越。不欲一語稍涉平易。往往火色太濃。昌黎私淑揚子雲。然無一艱深語。其說理亦譎正。近孟子。行周爲自誠明論。漁洋斥其不衷於正。實則行周當海內固自以爲詭奇也。觀文字如觀天下奇山水。雖雄深與平遠者不同。

學者原宜周閱。庶幾辨其得失之所在。以便去取。選家固無所偏向。在讀者躬自領會耳。壬戌四月戎馬在郊。礮聲隆隆。余坐寓齋中書此。如聾聵焉。亦經亂多。膽力略爲之壯也。七十一叟林紓識。

# 歐孫集選目錄

福州南潤寺上方石像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南陽孝子傳

棧道銘并序

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墓誌

銘

有唐故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

大唐故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

馬公墓誌銘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

德勝頌二章并序

林氏選評名義文錄

暗室箴

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

自明誠論

珍祥論

別卞和述

弔漢武帝文

補漢書封雍齒冊文

送族叔楊行元落第回廣陵序

送張陞山南謁嚴相公序

與鄭伯義書

上鄭相公書

上張尙書

歐孫集選目錄

# 歐孫集選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唐歐陽詹著

萬物闡闡。各由襲汙。無襲無汙。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爲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環駭。軒訇杳冥。雄雄者雷。驍然中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躡蹠。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雲雷收。項楞輪囷。斬然中闕。南委地以秭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况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爲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爲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請試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旣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爲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我石。存我之門。經曰

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慈身者。則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馮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爲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倅。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巉巉之餘。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此象余實未見。或且燬於兵火。然佛教中有不可思議者。如窳變觀音象及蚌殼中如來。余皆親見之。文能窮形盡相。而出之大有殊致。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蒞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椽曰尉。自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千。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於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於伯。鄭縣爲之最。緊縣出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二伯。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於緊之。



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於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於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鱗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箒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箒尉解褐之貴者。惟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爲人尙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今武未大威。務尙繁。刑未大措。訟尙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大小有異。而揆緒不殊。官其官。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記書其姓氏於左。其或先於鄭。芳馨猶在者。亦得之。至於鄭。緊於鄭。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考據詳盡用筆似考工記

南陽孝子傳

貞元九年。詹旅行虢州。稅於村店。有一黨先止焉。老翁一人。丈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賣。其囊裏衣服非稱有。其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題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閔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與驢博驢。問得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詹既占鄭書。又知鄭侍君靈櫬。自南當由彼而還也。意其必鄭焉。不復問焉。各遵所往。貞元十一年。獲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歔歔爲言之曰。豫章之回。次南陽大澤。見一貧翁。乘驢甚瘠。一丈夫肩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童稚驅行兩人。山路初盡。如行陂澤。天久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顛踣。丈夫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擲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翁。淚輒盈目。倒旣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實諸驢。而負其父。平田積雨。潦淖到厓。不至店舍。竟無憩歇。父在子上。殊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高車。連轡逸騎。怡怡焉。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日時。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贈。絹一疋。令與驢博。驢代以載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欲分路。卻其絹曰。無驢可博。願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貴以

忠爲度一絹博驢未就。更與一絹。自斲而西。足下之見。豈斯人歟。詹以如其所行是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行旣可述。遂依鄭說爲之傳。其間問其姓氏。亦不知何許人。實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爲南陽孝子。論曰。孝子偕孝矣。而贈絹非孝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師儉孝子偕孝矣。

述孝子之行。乃自鄭師儉口中得之。孝子負父行泥澤中。乃極享天倫之樂。旣孝且廉博驢。不得而還絹。此尤可念。文稱孝子並美鄭君。尤爲得體。

### 棧道銘并序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互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蹊。猿獠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竟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慾無餘。源教化無餘。門可賀遷。可親昵。擘坼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周。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旣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兼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粵有智慮。念全玄造。立巨衝而舉追。

氏。繩懸繡以下。梓人猿坐絕冥。鳥旁危岑。鑿積石以金力。梁半空於木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腕。堅勁交固。雲橫砥平。總庸蜀之通塗。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向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由是贊幣以達人。神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刊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財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濼。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超岸斷。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踐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完以踣。墮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才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爲斯道不恆。勿爲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物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於左。其同。

我思。

絕幽鑿險成此奇麗之文獨孤常州不易及也至以清濁分天地是當時拘陋之見可以勿議

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墓誌銘

嗚呼。死也者。君子曰終。有唐興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終於京師。國喪英才。家亡令孫。家國不幸。痛毒可知。公諱某。字某。其先京兆扶風人。始實趙氏。累葉繼將。多總戎塞下。有以因居今爲燕之名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公則某官。第某子也。積奕世忠貞之慶。得陰方嚴勁之氣。天骨山峻。神葱玉輝。有孝有悌。閨門以和。有信有義。州閭以附。矛戟韞器。風雲馳聲。燕趙多奇士。公其人也。用正直奉籌略。擁旄仗節者。尊以果斷。行政令。環甲執兵者。伏前後。佐全師。方將張翼翔雲。楊髻遊溟。大命不永。大病遘及。享年三十三。秦氏醫遲。顏生禍促。哀哉。夫人某處某氏。子二人。長曰縱。次曰緒。永思之感。至性過人。以貞元十二年。歲在某月某日。大通卜宅於京兆某鄉某里某原。禮也。天長地久。堙川塹阜。於何不有。乃爲銘德而誌墓云。

士比常才。如瑜在岷。燕趙多奇。公則其人。業繼忠貞。識資籌略。器流瑚璉。羽族雕鸞。題輿太郡。佐律

雖師。雖猶在德。亦匪孤時。南仰搏鵬。更期遐颺。東觀逝水。忽茲永往。卜遠斯及。窆於此岡。惟宅惟安。地久天長。

文頗嚴潔

有唐故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關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若干代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環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識度。羣居不掩。六籍外。偏好穰苴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畫用有成。大曆元年。節度使右僕射田公。薦授左武衛率府倉曹參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墜葉。躁求則背道。或出或處。聖人爲中。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州永新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倉參軍。二年。授鄂州司倉參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倉曹時。每罷官待集。卜勝屏居。晏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止焉。貞元十二年冬。又合集。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於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一年。歷官四政。祿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通以簡。上以忠正重。下以公平。颺皆白珪無玷。朱絃有聲。嗚呼。公之材之量。如鐘含音。如水待盛。大小當應。方圓必合。我則不銜。人

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殞沒。悲夫。夫保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昔於名宦之理。是焉。士祿農耕。猶生則營。若死則已。亦道也。公昨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違道。公與之周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晃。次子暈。季子杲。伏凶之號。以至見血。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墓許有志。故爲墓誌銘。庶觀今爲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鱗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貞則曰松。楊公於人。彼貞彼神。藝術潛弘。溫良內克。名不稱實。祿有負德。天桃信美。不能秋敷。冬日可愛。亦用西徂。大期斯來。無賢無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下此脩源。有形永宅。東海西山。其廬罔易。

琢句遣詞無一俗調

大唐故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人記墓。庶高岸爲谷。幽壤或呈。情當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實。字某。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若干子。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羨。鵬姿鸚靈。霜嚴壁峻。樂而後笑。時而後言。孝弟忠信。分義節概。觀容可見。好史學。

歷代英豪。得失皆數。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若加諸己。明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爲范陽軍要籍。本軍疑政。畫多自出。遷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莫州近邊。戎數爲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遠逃遁。莫人大义。拜御史中丞。莫州刺史。俄。薊州之患如莫州。移薊州。薊人繼康攝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天子。自管內二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異其議。奇其詞。決所議。答於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宿衛十二年。長松在林。利錐處囊。森竦穎脫。鋒幹獨見。天子儲而將用。未有所當。貞元十四年。寢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於京師常樂里之私第。出身從事若干年。畧職蒞官若干政。春秋五十一。當時俊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嘆息。嗚呼。騏驥有騰千騁萬之足。伏乎櫪。干將有剗犀截象之鏃。閉乎匣。將用未用。一朝變化爲骨。燕市入泉。延平爲知。人之痛惜。公其比歟。夫人雁門田氏。雁門郡王氏之女。哭泣之慕。痛而中禮。子六人。男五人。二先公。四人在。曰綬。曰續。曰某。曰某。綬三十八。續年十五。其餘幼稚。不言可知。女二人。一先公。一人在。四歲。至性孿號。感動飛走。以其年十一月一日。卜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其承眷長。沙歐陽詹。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成。平生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



則未。岑崑蒼翠。俄摧忽墜。修短無涯。傷如之何。

文體似仍魏晉較之昌黎似欠嚴淨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子鄭公年若干終於其居州閩親識遠近漣涕重吉人也嗚呼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爲天下之材也珠玉碎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喪天下之寶也公之生則深林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而有未玩而亡哀哉公諱晚字季實其先宅滎陽永嘉之遷遠祖江上更徙於閩今爲清源晉江人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潁川陳氏育者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嚴潔無復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貞亮有成人之德既冠儀表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鳳不近腥龍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詹有若人之妹獲配於公公太夫人早逝妹不逮事則見公霜露之感蒸嘗之敬公尊府君近捐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晨昏之愛縗斬之至奉公居閨門鄉黨者十有五年顧瞻於公善良內外兼得受命不永其如命何蘭芬蕙馨或亦中敗惜哉二子皆幼公在日名之曰彥方彥章詹旣在京師不遂撫慰來人有述實孺能號妻亦聞哀有過人禮不踰制窆取遠日堂殯三年以貞元

十二年某月日。永厝於郡城東偏。開儒里常熟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遠告。咨予題誌。既忝親懿。實舊知人。江嶺則遐。想象不昧。取思芳茂。爲銘以寄。銘曰。

有斐季實。君子之禎。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任。長更推誠。材植遠林。寶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骨肉歸土。用瘞斯原。嗚呼。斯永棲君子之魂。

句奇語重

德勝頌二章并序

唐貞元八年歲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於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常診。自春三月。至於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爲焦灼。爲霖霑。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太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懼心。揚臺靈。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泱磅礴。浮蒼蒼。潛相憂磨。力強者勝。九陽構阜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侵靄爲慶雲。烈日皦爲祥光。油油熏熏。宛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眚氣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爲禍。此亦未能爲福。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坼。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淳泉。如開涌煙。豐本增岐。芄芃綿綿。無礎礩與

良沃獲一十於百千。賸蔬雲蟲以萎圃。餘糧嶽峙而棲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况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歛怡逸於其中乎。宜其療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毗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全洽。而德尙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爲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蚩蚩。鳴嗶啞啞。歌聖代者。動天般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弘。輒爲頌二章。用始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歲在午。天災於常。昔人食土。今我飫梁。匪徒我飫梁。鰥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皆爲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厭菽。犬豕梁肉。盛矣哉。吾皇之德。轉禍爲福。休哉德兮。

曰德勝者德勝而沴滅也。日者眚氣欲凝。數語敍淑氣與陰霾競也。至土膏融甘澤宣則大勝矣。文似羣典引饒有骨法。

### 暗室箴

行之檢身。非以爲人。無淫無佚。出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

元吉。勿謂旁帷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兢莊。天迴厥害。鉏麇以亡。又有符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於理境中關去陳腐舊套語得儒先之真髓

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

夫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爲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爲獄。獄折而有刑。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訊羣臣。訊羣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致法。猶於朝於市於野。昭然與衆方棄之。所以不易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敏於成康。於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罪戾隨之。若是。則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

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偏詞雖君子不足以信者。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以鬼神占。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筋脈且不足以自體。而况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爲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扶撲之濫焉。大則性命必有鈇鉞之冤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而崇周公。此六人無欲輕傷於人者。而夫子豈好輕傷哉。脫夫子實爲片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非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必然之理也。

宏詞試題目不過爾爾。宜昌黎之輕之也。然顏子不貳過。論於昌黎集中。初未見佳。似乎是非。作尙有精意。

### 自明誠論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啟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管夷吾自明誠而佐齊。明之於誠。猶玉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成器。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旣

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弟兄。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甿。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矣。蹈水火。其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

唐人變六朝之宏麗。然仍駢四儷。六說理之文。恆寡昌黎。出始因文而見道。四門此文。理實語重。似有慕乎昌黎也。

珍祥論

漢武帝覽交門之歌。顧謂東方大夫曰。古人列后。巍巍蕩蕩者。則予今日。其庶幾乎。東方大夫曰。何謂也。曰。遠人率俾。天降珍祥。殷湯上感。實獲白狼。周成旁浹。然致越裳。放勳曰聖。幸祀四方。武乙不淑。出有震亡。予享虞舜於九疑。弔罷民乎盛唐。登名山於華陰。俯大川乎潯陽。天清地謐。符應昭彰。是曠跡交神。致放勳之慶。脩身遠害。免武乙之殃。紫芝產於甘泉。白鱗呈於雍祠。天馬生於渥洼。之

域。寶鼎出於汾水之涓。風雲草木。相繼於時。頭飛鼻飲之長。湟齒穿胸之鯢。絕域款塞。無月無之。是多白狼之祉。不少越裳之珍也。比夫巍巍蕩蕩。爾有何見而感焉。東方大夫曰。噫。陛下娛意巍巍蕩蕩。夫古所謂巍巍者。德之容。蕩蕩者。化之稱。非謂廣遊蹤於險阻。幸髣髴於神祇。錄莫測於妖祥。免偶然之壓溺。致儻來之貢賦。獲無用之戎狄耳。且此之數者。理不可馮。亦明也。秦皇帝周施天下。不爲德。我太宗不下階闈。不爲微。周懿死於牖下。不爲是。虞舜崩於蒼梧。不爲非。虢叔得神。喪其國。西伯無神。人以歸。龍降於庭。夏道昧。雉雥於鼎。商祚輝。苗民逆命。堯以盛。有緡來賓。桀以衰。以此觀之。卽虐如秦皇。雖車轍遍於宇內。不如太宗端拱於堂上也。弱如周懿。雖終於帷席。不如虞舜之沒於草莽也。淫如虢叔。雖獲靈祐。不如西伯無所禱祈也。邪如孔甲。雖有嘉祥。不如武丁之妖怪也。酷如夏桀。雖異人屈膝。不如唐堯域中之解體也。天道冲融。變化無窮。發祥布象。時異始而同終。神理闕密。吉凶罔測。示形告兆。亦同紀而異極。有多端以表善。有積慶以稔惡。有無災以厚毒。有見眚以警德。今多瑞多慶。不知天之表善。歟。其稔惡。歟。無災無眚。不知神之厚毒。歟。其亦警德。歟。以是先王或不致珍祥而有天下。或屢服蠻夷而覆宗社。或有鴻災巨眚而國以寧。或有靈蹤異跡而身以傾。珍祥之實。乍凶乍吉。妖怪之蹤。乍吉乍凶。譬諸藥工也。其有活人之者。亦有殺人之者焉。譬諸酒醴。

也。雖有敗人之道。固有成人之道焉。武帝曰。若之何而信之。曰。惟德可以信之。欽若上帝。輯寧下民。其表善也。雖休勿休。則百福是適。其稔惡也。將覆不覆。則轉禍爲福。且人神之主。天地之心也。孰爲妖怪。神祇也。孰爲禎祥。天地也。苟脩德以待人。未有主人怡悅而客忿怒。心善而形爲惡也。若有其德。日覩妖怪。其巍巍也。若無其德。日對珍祥。其未蕩蕩也。武帝矍然歛膝而言曰。善矣哉。微而體大。珍祥不必利。妖怪不必害。而今而後。以二者棄乎道德之外。勅內府。詔宗伯。加東方大夫命一等。而贈之束帛。

寓言託諷力追漢人軌迹

別卞和述

昔卞和以荆山之璞獻楚懷王。懷王曰。非寶也。別之。次獻於平王。平王亦曰。非寶也。又別之。世皆有二君不識寶之議。小子鄙慮。嘗致於斯。瞍瞍然。若見二君之意。後世之議者。脫未之思焉。夫國之安危。人之邪正。如影與響。繫乎后躬。于則從而于。易則從而易。珠玉者。勞之母。財之蠹。侈之本。害之圃。國君好之下。必從之。則將有不耕而搜。山不藝而攻。石背義而忘仁。輕穀而賤帛。耕之墮。藝之墮。穀之散。帛之耗。義之虧。仁之挫。則國從而喪矣。古人有言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又曰。大寶曰



位。二君所言卞氏之璞非寶者。蓋寶此者也。不然。玉之與石。猶菽比麥。雖至愚亦或辨之。况二君乎。縱時狐疑。忍愛玉人須臾之功。不試琢磨於一石。而忽先王之法。輕絕人之四體歟。甚不然矣。寶將抑奇玩。卻無益。翦奢靡之萌。啓淳龐之跡。欲其塊桴土鼓。上復於犧軒象箸玉杯。下銷於辛受。四方風行而自化。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大功無形。至德無名人。以瑣瑣之智。莫覩冥冥之情。昔宋玉以藩禽井鮒。不測靈鳳長鯨。信哉。嗚呼。使仲尼居今。則與秦伯同稱矣。小子不敏。竊述其旨。以佐知言云。

懷平非令主。安有如文中所言不貴難得之貨。而自寶大位者。四門託諷之言。抑卞和而輕荆璞。立議正也。文亦歷落有致。

### 弔漢武帝文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覩其內傳。有學神仙。築三山。爲飲露餐霞。希升汗漫。激流企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羣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有處淵。蛟龍不可更淵藪。玉兔莫延於旦。金烏罔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去其齒。不兼之義。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親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草澤。以天下

爲念者。可謹於朝廷。是以唐堯虞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與神仙有隔。林泉將朝市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况君子所以推心屈體。爲僕御元元。所以割膏割血。爲飽煖。非圖好林泉而學神仙也。故予覽其傳。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旣覩永歸之地。彌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歎日月高明。有時虧異。珠玉貞潔。不免疵瑕。徘徊路隅。興言而弔云。

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焚秦。四葉重茂。翹英游新。首出羣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關未名之士。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可膚寸。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想夫仙道。魚處重淵。獸居茂草。辨乎朝市。別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麗宵天。跡旣兩分。理難齊克。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執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逍遙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祕殿者。可以垂旒纒。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參腥。激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由晉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况乎小人唯唯。罔圖山水。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哀哉。前鑒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戕。尋山越海。嬴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不辰。互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臨隧炭。幾絕苞桑。反覆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后。暑來寒往。時移代久。古壘將頽。惡聲不

朽。日臨宇宙。有日而虧。目視毫釐。或不見。皆將爲而不知。復知而故爲。嗚呼噫嘻。

### 立論嚴正

#### 補漢書封雍齒册文

曰。臣節貴忠。后德貴公。忠則爲其主所自盡。公則於其人罔以私。咨爾雍齒。爾有臣節。孔明。予以公心獎爾。其敬聽予言。罔惑。嗚呼。昔嬴氏不滅。流毒四海。天將勦絕厥類。假手於予一人。爾主項氏。昧厥命。木蠹猪突。附振旁撓。予在泉未涌。用困於彭地。爾爲厥主來戕。予實有必戮之志。罔若天之曆數。徂於予躬。俾泰山萬乘。蔽於一葉。予於所自隱。有見爾心。於時。爾爲楚臣。予爲漢人。予則爾仇敵。爾宜討之。予罔攸憾。今大寶歸予。夷嬴纘項。予欽若上帝。惟天下君。爾則率土之濱。罔非予民。予宜子之。爾罔攸惕。夫爵以尊德。祿以養賢。爾能致身於厥主。孰若爾賢德。予分爾茅土。以勸所事君。爾奉上之誠。罔易乎舊。予體元之政。咸用維新。砥礪爾能。轉作予人。兢兢慄慄。共闡大猷。無使齊桓管仲。專於棄瑕之美。念之哉。

#### 力摹周秦有時過火然立言自正

#### 送族叔楊行元落第回廣陵序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方獻未酬。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歎。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崑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三獻而其寶乃真。歟。苟良苟真。不卽成。不卽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蘇秦無履穿之嘆。寧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爲到期。

昌黎於短篇中恒具遠勢而四門但以挺接勝

送張陞山南謁嚴相公序

相國馮翊王。作鎮南梁。爲名賢藪澤。四方浮川走陸。結轍連艫。岷山之坡礮成谷。音欲漢水之磧汨成淵。耀華呈寶。涌溢門館。量器而待。未始失賢。故天下眞賢。雖遠皆往。以賢躡跡者。清河張子乎。張百行爲實。五言爲華。有實可呈。有華可耀。度虛襟之必答。抗高步以斯謁。玉露初降。金風景清。褒斜峯。千萬相見。奮客情如歸意。指危棧猶平道。馮翊之門。唯才與德。人之所與。馮翊無不與。是行也。非

張獨知。其可衆君子共知之。既知之。若詠若歌。各言其知。

用短接之筆。雖寡蓄縮之勢。卻有經營。

與鄭伯義書

居方足下。胡爛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涼體與神康。僕素寡悰暢。遐亦可悉。華下來人。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逝而能復歟。夫非有必行。則諫必有拒。忤情懷歡。古人所難。雖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輒分間布白。致以賤素。居方忖覽。知及蘧。璦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罾。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也。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而後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啟稍異之間。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干牛進馬。三衛齊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卽以進士賢而明經。

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欲方圓畢至。然後擇其利用者。寶之。中方則善於圓。中圓而善於方。木材也者。在堅貞可久。人才也者。在德行有恒。不可久。不有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此賤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人之徒歟。况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卽於國良。爲閨門重。則爲朝廷尙。此古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遊。自貞元之初。於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甘旨可求。則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當行。則必在交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無方之性。愛弟友于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之信。接物之道。居方無不盡。則於家之閨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少哉。嘗清宵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彰。惡自衒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恨恨如失。才如居方。地如居方。方如所得。詎止乎得。然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一筭一矧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恒久。循黜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彌篤焉。上以居方達慈於下。下侍居方申愛乎上。居貧孀孤。達宦棺槨。悉居方竭力。飢飽不異。魂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借如居方。束帛到門。而

有未起居。方以藝自謁。雖從家命。亦以非矣。悲哉。更逐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爲知人。曩得居方。以爲居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履元和。以叶愚念。得之以道。爲姜爲傅。不得以道。爲回爲憲。時之令人。豈示善歟。面敝不周。此亦何云。

四門才氣既盛。偏以遏抑出之。有陰晦處。然雖斷若續。其中固有條理也。

### 上鄭相公書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明。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詹愚蒙欲陳所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內矣。不敢復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詹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夙知。自近之耳。詹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務所學也。詹不敏。傷竊如之。况稟羔羊鴻雁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直拙自守。始亦以孝弟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游藝。行義脩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

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

爲兩應博學宏詞不受一平選被駁又一平選受助教

夫人百行庶幾。萬

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於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以其兼與其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詹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後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加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詹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己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浚乎州閭鄉曲之譽。詹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製之庸。著乎役藝使才之致。詹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翼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



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詹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長短。使得行也。若命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命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長短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理源者。其謂天地何。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造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詹代居閩越。自閩至於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於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田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漑灌所不沾。其濯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霖雨。佐厚地發生也。何以處詹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使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還。無代無之。洎國朝。歷

歷可數也。相公能以詹爲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算度途遠。蒼皇造次。

此亦尋常一千祿之書。卻有千奇萬怪。奔湊筆端。其言似皆人所未曾言者。雖哀響沸發。婉情綿轉。而皆無動資格限之也。讀竟使人頓增其無盡安分之思。

上張尙書書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尙書閣下。詹同衆君子。伏在尙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維尙書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令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尙書以爲其人何如哉。愚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尙書旣知身則其人乎。旣知其人。詹斯所以願也。凡今之人。進露於長者。或以殫詞褒頌爲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爲先者。伏見尙書飽見之。英明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直。亦竊醜之。况以尙書茂德雄才。則騰於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彰明於身乎。以尙書山容海納。則自斷於胸襟矣。豈在攸攸八行尺牘。進退於人乎。知不然矣。詹方拙魯訥。不敢游詞。詹闕越人。向京師七千里矣。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負人錢五萬。卒然以逢。詹則合還。人又艱迫。唯一驢一馬。悉以償。

之。質廡之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於茲矣。亦以窘懇。遍祈於人。無非常所與。唯正帛斗粟。供朝夕。則纔可過。其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廬。士之窮莫窮乎此。今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明且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詹晝忖夜量。既在尙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同驅之心。與議并俾。忘干犯以困投於尙書。尙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類。答億兆之望。豈獨遺詹所願知之之困乎。尙書下將變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飛走之望。豈獨遺詹所願知之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詹之困。曾未拜伏尙書所。居洛陽。西鄰陝虢。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尙書者。亦得尙書必救所困焉。神遊五侯之門。遍心擇王公之量。匪方決意投於尙書。尙書留意焉。布露微碎。亦非容易。考試事畢。特冀拜伏。雖有蓄積。庶及面陳。

士不得已而哀鳴。往往有之。雖極留身分。而措詞亦不能不鄰於諂。昌黎且然而況四門。

# 新唐書歐陽詹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作。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柎。字降之。亦工爲文。

# 錄孫樵集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於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列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臨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闕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彙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 歐孫集選目錄

露臺遺基賦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秀才書

與友人論文書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壁

梓潼江記

蕭相國真讚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劍錄

龍多山記

復佛寺奏

序西南夷

序陳生舉進士

寓居對

乞巧對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并序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逐痞鬼文

祭梓潼神文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偃籍

# 歐孫集選

露臺遺基賦

唐孫樵著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且有糜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於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隱。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於帝思。旣命其吏。校之經費。下詔曰。朕以涼德。君於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冰。高祖惠宗。肇我邦圻。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乎朕躬。孰敢加隆。矧糜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旣播貳。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嘯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命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通天兮。鞅埃壙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草之離離。已而已。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露臺之基何爲賦之賦之有所諷也韻詞音節甚激亢



##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常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讐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勞。如此則敍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卒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治國門。執事尙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愚獻執事。儻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可之文言約而旨遠。述開寶之興衰。由於台諫之言。與不言妙在開元時。人人咸有言責。今

非其時故必資諫官之代奏積漸轉入行方身上責其必行且引國門事以大小相形勢在不得不言語極簡肅是可之長處

###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以文索士。三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尙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尙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謂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別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又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

孟堅傳蔡義。尙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愧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所謂俚語者如史記漢高稱乃公類是也。至漢書之趙皇后傳。敍合德行妬與上齟齬語。語皆俚。而孟堅竟能以質言出之。無傷典雅。後來史家如隋之獨孤皇后傳。累稱苦桃姑。則俗不可耐矣。可之言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此二語深得史之體裁。其下言因時着筆。尤爲解事。但以官制論。譬如清史無丞相。一稱丞相。便不合制矣。論極中肯。無一語泛設。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侯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卽慄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軍侯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

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鞠訊授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尙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急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唐之藩鎮縱兵侵奪有司之權。正與今日同。此書恨不令督軍祕書之有權者見之。然督軍多不識字。與唐時藩鎮正同。深可慨也。

### 與賈希逸書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領驪龍。扶而不知已。

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譬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  
創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  
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  
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  
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  
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且  
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此篇實憤激之談。度賈氏所作亦所謂學爲堯舜文者。可之欲砭其非。應試之器。故謬爲高  
言。以張之。天下無壁反其人之文。而痛指其謬者。亦推爲過高之言。使之知反而已然。入手  
甚奇。恣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颯魄  
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

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關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醜。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擗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大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懇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可之文尙瑰詭。王秀才文前後異轍。殆欲求合時眼。可之疑其輕己。故有是言。然正宗之文不必如玉川諸人方爲極軌。

###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覓。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

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蹇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齟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尙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樸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此文未甚着意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樸。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

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遁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筭。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合一作察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上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



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寫何易于栩栩如生。至未段故設不解事之言。用邑民一笑爲迴光反照。妙不可言。斷語尤冷雋含蓄不盡。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爲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迫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雹。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一本無其三門四日而旋七字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

卒貧民。揚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沙補其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勅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是篇似主客圖。由將軍口中言。則南蠻直一不可遏制之勍敵。近又知書明兵法。決無能當

之者就勢觀之似客重於主乃不知作者欲抒其胸中之所見則故張大其詞詞畢後始加以制斷之語則主勝於客矣造句甚奇剏方重宋人不能及也

書襄城驛壁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觀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犇輅。以去以來。較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廡。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難禁。由是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一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墮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

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鮮飽。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叻。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驛卽傳舍人。孰視傳舍貴者。寫往來大吏蹂踐傳舍之暴窮形。盡相中間。忽攬入一筆曰。舉今州縣皆驛也。語從天外飛來。其下寫州縣之同五日。京兆尤易着筆。

### 梓潼江記

涪。縵。於。鄴。迫。城。如。蟻。淫。潦。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嚙。涯。包。城。蕩。壚。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壚。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卽。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與。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覬。得。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自。役。興。以。來。彼。其。民。曰。

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卽能先隄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滎陽公諾。明日。滎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鄴民於急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鄴民以滎陽公嘗爲京兆。旣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滎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嘆曰。民言不隄。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隄旣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隄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滎陽公旣以上聞。有司勅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爲襄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及觀滎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入手頗喫力。然每句每字不輕易放過。雖有好奇之心。然神氣靜定。故能一勁到底。

蕭相國真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盼橫溢。神鋒秀發。秋空健骨。霜夜皓月。劍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遊。傅巖夢說。馭物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闕。糝糠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

永保徽烈。

莊雅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尙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起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祫也。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閔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怫教。稔禍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忘去瑞。示戒志診。尙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馭邪合正。俾歸大義。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嗚呼。宰相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繫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忤

直骨於枯墳。鬱詔魄於泉下。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旣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用穀梁體嚴正厲肅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滌盟盜驥。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刼衆以濟其奸。肇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衄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刼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旣聞。卒愕京師。輿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撓於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劍耶。并部旣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實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愆於山東。梟渠魁於國門。非武皇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蠱於民心。蠹於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於閨。男號於途。廷臣辯

之於朝。褻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持疑。卒詔有司。驅羣髡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銛其鏑。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册虜主毀寺院不必用劍。言用劍者決詞也。自一用至於四用。原屬鋪張之文字。至責望嗣王以仁義禮智。納入劍中。言之得體極矣。不然就劍而言。導嗣王以殺機。便失體矣。

### 龍多山記

梓潼南鄙。越五十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委延。舉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軒妍。孕成陰煙。屹石巉巖。別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櫟櫨交攢。欹撐兀柱。懸練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據乳側脈。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杪臨蘭薄。僊臺標異。藜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蹟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齟相望。攀緣上下。闐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蓋羅。人傳晉永嘉中有爲蓋羅者於此台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台。元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仙。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下有碑誌存焉者也。



鏡明。風閒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巖獸山禽。捷翔呀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因山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雲。杳杳不分。月上於東。日薄於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微天皆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拆。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辛而遊。泊甲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巖扃乎。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本欲力追漢京幾幾墮入六朝柳州紀遊歷落有致者不盡以四言寫物狀也可之欲描畫山水形態轉形吃力惟收處數語甚飄忽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卽位以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卽

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尙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况將興於已廢乎。請卽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籍以爲伍。出若干兵。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僮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卽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卽是鹽鐵不可除。而推筭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卽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尙可活。

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尙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况去無用之髡也。臣昧死以言。

不事鋪張但言利害裁兵既所不能復寺尤爲煩費兩兩比較利害顯然真奏議中好手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新羅。白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雄者。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膚。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爲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有觀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蔑然前聞。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校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扶獸心而知禮節。視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類。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效。社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度朔之隅。不懷之倫。其嚮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穗稼。天酒沄庭。苑巢仁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頌揚得體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颺習習。卽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隄防陂蓄。波決壅缺。亦不可遏。於其人也亦然。潁川陳君。學積乎勤。藝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達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鳴。輒以窮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僴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售道。不肯尺枉。以斬尋直。况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設。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中。於行不能無述。

筋力逾緊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耀如稿柴。志枯氣索。怳怳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憶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囊裝銷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莫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

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全卷鮮知。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撫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穿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几爲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摘詞似李華歌則質朴近道一洗前半篇之繁縟

乞巧對

孟秋莫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蠱直殘德。譽跖爲聖。讚回爲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塞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啓齒。下隴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宦。竊譽假善。齜舌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違。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瓌詭不窮。唾古笑樸。雕鏤錯落。憑雲亘天。曠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尙

浮華各溺於奢。凋家磨國。未騁胸臆。盡於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闊。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高枕。偃然熟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予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閭。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田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此文似由送李愿歸盤谷脫胎前半。罵殺數種人歸到自己身分。却高雅無倫。但過用雕鑿之力。不似韓文高朗。故人不之覺。

###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蕃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餗。下偷上愆。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古宕清悍。凌紙怪發。字字鏤肝。而出自非柔筋脆骨者。所能夢見。

潼關甲銘

潼戶呀東。翼廉敞南。有元甲數十札焉。委於前楹。逕塵飄風。綴斷革刃。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闔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譏。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聲晝驚。警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能與客合繻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太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元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關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以外。何以關爲而况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敝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敝。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觀敞甲而與感眼光旣遠筆力亦勁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并序

唐尙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晝寓書孫樵

曰。與子俱恩康公門。今先遠有期。其孤徵志於子。子其無讓。樵哭之痛。已而揮涕。斂平生。公諱某字某。會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工四六文章。授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能。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祕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換試祕書。卽五年調。再授祕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峭獨不願。雖權勢莫能撓。其遇選者。不逾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瓌。尙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晝。泊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明年。改鹽巡官。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讞。宰相莫能迴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史李公訥。權鹽鐵轉運使。將蒞事。且召羣吏曰。二十年以旋。推官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間曰。康公宜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挾。案牘符檄。公



一以口授之。羣胥輩徒搦管捉紙。字字書出。蓄縮汗慄。何暇爲奸犯耶。以故。老吏滑胥。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尙書倉部郎中。充四川宣諭。制置鹽法使。兼四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四川。不浹旬。而鹽無二價。蜀甿至今賴之。會四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戍兵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竇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逗遛。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攜其孤。犇喪於管城。某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於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寧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鶴行望郎。錦川星使。麒麟蹠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煙霄漸邇。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圃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敘事簡老起訖合度唯篇末不敘卒之日月但曰天殲正人語固沈痛於法畧疏

## 刻武侯碑陰

亦帝子火燬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然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壽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以天下托。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馳驅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犇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幡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薊。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入手由炎漢二字生意。謂爲火德至獻而漢火滅。意似甚奇。正坐火色太濃耳。中用抗字。枝字。雖甚喫力。然與起處甚配合。不善學者。踵之醜態立出。

##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啓宮於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湖爲池。限華爲門。波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爲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自華泊夷。罔不順同。屹爲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頽。夫惟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板雖崇。其築雖堅。非帝之心。孰爲帝城。

城以心成。通篇均用此意。却覺瑰特萬狀。自關筆妙。

逐活鬼文

孫子病活。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於嚴冰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置於烈鑪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樵平居亦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刎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與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訐談而聾人耳者。樵嘗欲與

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遠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輒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專得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己日消。是殘吾生於疢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宏者。克己沽名。飾情釣聲。內包禍心。外示舒宏。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鏗磨。鱗差螭縮。陣陣腥齷。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並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胎格出之送窮文。矯而化之以四君子。四小人之鬼。互相映發。以上自信。以下罵世文。雖狡獪。按之頗順理成章。

### 祭梓潼神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卽睡。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凍雨如泣。滑不可陟。滿眼黑漆。索途不得。跛馬慍僕。前仆後踏。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墻。焰焰逾丈。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畫。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溫。曉及山巔。鑠蹕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爲晴。爇火乃靈。斯言纔闕。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心神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梓潼之神卽張惡子。俗所稱文昌者。在姚萇時。曾授萇以鐵如意。張獻忠殲蜀時。曾以文祭防其嚇也。可之。再過此山。乃兩見靈迹事。或有之。然其文造句之怪。特似昌黎祭張員外文。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虜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

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甍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以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尙未報功。况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今卿士辭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昔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尙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事屬開元盛典。却掩去開元二字。稱曰近事平地。驀至一知書之人。將時政罵得痛快。似與己無涉者。篇末始清出開元。則追懷盛治。益形叔末之澆。訛文之狡獪極矣。

### 罵僮志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暝行。據牀隱几。漣然不寐。二僮以樵尙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闈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攀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藉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噴。俛眉與語。授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惟心於公。是者當開絨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况所爲幽拙。大與時闕。凡爲世人。宛顏巧脣。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翹揖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麤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礪反覆。斯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澀。讀不可入。徒乖於衆。孰適於用。凡爲造謁。去冷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爲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燠。膠牢淡泊。時或藜藿。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迨暮如故。學獵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

窮爲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飢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孰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諭不得。遂蔽几而歌曰。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吾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讎。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此卽昌黎進學解之變相。昌黎溯源於揚雄。東方而可之。又溯源於昌黎也。二僮何知乃能括可之之身世。纍纍如貫珠而下。文人牢騷不平。往往化身以己事借他人之口出之。格本陳舊而琢句自新。

凡爲之下繼以則必。凡爲者順也。則必者逆也。彼此相衡。優劣立見。說到投時與違俗。眞毫髮不遺。

###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蠢蠢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旣來襄陽。始用李從事胤之畫。能成新隄。即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飢疢。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爲唐州。唐州之支邑爲泌陽。泌陽之東有二流走出。斷隄嚙道而西派。於二流南





A541 212 0022 3958B

別爲溝。壤高岸頽。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爲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溉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隄豁於流。浸洩爲陂。自泌陽以南。平氏以西。居民甚逋。墾田甚凋。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眞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卽爲條分程度。指畫經略。且使跡其故隄。以鯁二渠。鑿其枯溝。折爲南流。水門旣陳。百瀆脈分。蔓蔓於原。枝枝於屯。數百里間。野無隙田。旱無槁苗。召堰旣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亡其飢。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至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鏗耀有聞。及爲潞州。聲光削然。發戍兵甲。屢興而譁。盧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留樂陽。如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不爲人知。作復召堰籍。可之。自承有揚馬之文者。生平工於琢句。源本漢京。然仍師法。持正習之。故於莽蒼中。仍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戰國策補註	國語章解補正	左孟莊騷精華錄	韓柳文研究法	文學研究法	評選 船山史論	涵芬樓文談	正續古文辭類纂	黎選 續古文辭類纂	曾氏 經史百家雜鈔	曾氏 經史百家簡編	王船山讀通鑑論	古文辭類纂選本
吳曾祺 冊四	吳曾祺 冊四	林紓 冊二	林紓 冊一	姚永樸 冊四	林紓 冊二	吳曾祺 冊一	十二冊 一元四	十二冊 二元	十二冊 二元	二冊 三角	十冊 一元	林紓 上編 五角

元(408)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歐孫合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 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 貴陽 張家口 香港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遠  
生  
遺  
著

全部四冊 定價三元

黃遠生先生遺稿。多散見各報。由林宰平先生苦心搜輯。得數十萬言。全書對於當時各黨內幕。及袁氏個人所下批評。事後無一不驗。讀之可得當時種種政治現象。其尤爲重要者。則爲民國以來外債之經過。爲他書所未詳。至其文字通俗。筆墨活潑。以文言傳達白話。尤爲獨到之處。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章實齋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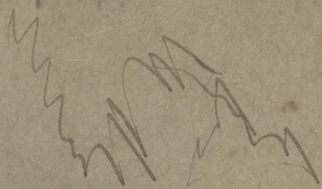
胡適之先生編 每冊定價三角

章實齋先生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位史學專家他的批評和思想都能獨出手眼發明多少新見解這書由胡適之先生用白話文將他的著作擇要摘錄分年編入並指出他的長處批評他的短處實爲年譜中創一種新體裁我們可以用這本小冊子考見章先生的見地以增進我們的智識並可知道當時思想界的歷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 10099

8-1239



~~I 48402~~